

活跃在秦岭深处的一支文学队伍

——写在宁陕县作协成立十周年及《秦岭笔会》出刊百期之际

钟帆

宁陕县作协成立于2010年12月,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夜,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时段。百期,一百二十期,三百四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积淀了深厚的地域文化。十年来,虽说领导换了几茬,但宁陕作协以及广大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依然坚守《秦岭笔会》这块文学阵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静心创作,笔耕不辍,时有收获。《秦岭笔会》也是宁陕对内、对外宣传的一个“阵地和窗口”。坚持以文会友,相约宁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次组织开展大型文化活动,收到显著效果,得到领导和文学大家的称赞,被广大同仁誉为“传播文化的窗口,培育人才的摇篮”。

在县作协成立十周年之际,省作协副主席、安康市作协主席张虹,《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著名化学学者肖云儒,省散文学会会长陈长吟,《安康日报》总编辑刘云等领导 and 同仁先后发来贺词、贺信,极大地激励着宁陕文学爱好者,也给县作协莫大的支持,使其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在文学创作的路上不断拼搏探索。主办的《秦岭笔会》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高起点设计,高标准要求,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做到以文会友,以质取胜,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无论从可读性,还是观赏性来说,《秦岭笔会》质量上乘、美观大方、图文并茂,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美的熏陶。

大力开展各种文学创作活动,先后举办了七次大型文学活动(两次文学知识讲座、五次大型活动),其间穿插若干次征稿、征文等活动(如:“文化兴县大家谈”征文、宁陕县诗歌年暨秦岭笔会有奖征

文、“一泓清水送关中,饮水思源游宁陕”等),既扩大了稿源,又提升了办刊质量,还结交了大量的文朋诗友,活跃了宁陕文学创作氛围。

通过举办论坛笔会和邀请著名作家在宁陕采风交流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有400多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先后在《美文》《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河》《安康日报》《安康文学》《汉江文艺》和《秦岭笔会》及网站上发表。其中“诗意宁陕·秦岭笔会”征文在《安康日报》刊发了6个专版,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30余篇,在安康可谓开了先河。同时,《文学界》选登了《秦岭笔会》的优秀作品,《汉江文艺》开辟了秦岭笔会作品选登栏目,《安康文学》推出“宁陕作家作品方阵”,使一大批作品登台亮相,新人新作脱颖而出,显示出我县文学创作的勃勃生机。

2011年11月上旬,宁陕与安康日报社联合举办的“诗意宁陕,秦岭笔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皇陵隆重举行,省作家协会、省散文学会和中国汉江·安康诗歌创作中心三个创作基地在宁陕授牌。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省散文学会主席陈长吟、安康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安康日报社、宁陕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以及来自全省十地市八十余位作家诗人齐聚皇冠,举行书画笔会、创作论坛、考察采风,给文朋诗友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

著名作家梁衡、李琦、杨鸥、穆涛、常志奇、阎安、戴纪坤、第广龙、安黎、曲文胜、王芳闻等,著名诗人沈奇、孙扬、秦巴子、唐卡、娜夜、路男、白麟、李小洛等一批艺术家先后来到宁陕,进行采风。其作品在《美文》《西安晚报》《陕西日报》《延河》《安康日报》

《秦岭笔会》等报刊发表,极大地提高了宁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2秦岭精粹·绿都宁陕“皇冠朝阳杯”文学创作、视频创意、书画摄影作品有奖征集大赛由宁陕县与西部网共同举办。活动期间,吸引了全国11个省30多个地市的作者的作品近600件。其中文学作品260余篇,视频创意作品10余部,书画作品130余件,摄影作品110余组。此次作品有奖征集大赛是通过网络媒体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和文学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产生了积极反响,达到预期效果。文学讲座前,还表彰了《秦岭笔会》三年来的优秀作品,县内外二十五位作者获得表彰,极大地激发了宁陕县内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年11月20日,宁陕邀请省市领导和作协、美协、书协、摄协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宁陕文学创作、视频创意、书画摄影作品现场观摩、现场打分、现场评审、并发布了评审结果。对吸纳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大为赞叹,被称为“秦岭文化看宁陕”的一次盛会。

2015“感悟生态自然书写美丽宁陕——省市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活动”在有着秦岭绿都美誉的宁陕如期举行,市作协主席张虹,著名作家商子雍、陈长吟、王晓周、周养俊、王妹英、袁国燕、王晓云、杨常军、蒋典军、姜华等15名省市作家深入宁陕皇冠、城关、简车湾等镇,考察秦岭自然生态小镇,皂矾沟农业生态示范园;参观上坝河秦岭文化艺术中心,欣赏风景如画的秦岭自然风光;徒步穿越苍龙峡,感受户外行走的乐趣。采风团一行被宁陕优美的生态环境,旅游开发建设,干净卫生的县城,宜人凉爽的气候和灯光璀璨的子

午走廊所吸引。

推出了一批宁陕文学文化产品,利用《秦岭笔会》这个平台,认真组织,精心策划,编辑印刷文学创作成果集,先后编印了《秦岭笔会作品选》《秦岭笔会》(合订本)《秦岭精粹·绿都宁陕——2012宁陕文学作品集》、画册《如画宁陕,大美秦岭》、《秦岭笔会美术书法篆刻选集》,宁陕子午道文化丛书《子午演翠》,摄影集《华夏魅影,醉美宁陕》等得到省市文联、作协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誉。编辑出版了“秦巴明珠,生态安康”大型生态旅游文化丛书《秦岭绿都,山水画卷——宁陕》。协会会员个人出版书籍四部,刘云的散文集《风吹过秦岭》、阮杰的旅游文化丛书《山水一方》、散文集《秦岭是座父亲山》和彭东雁的自选集《山那边的风》产生广泛影响。

2018年,由中共宁陕县委宣传部、县扶贫办、县文广旅游局、县文联主办县作协承办的“身边的脱贫故事”征文大赛,历时大半年,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获奖征文编辑入《脱贫攻坚在路上》出版。

2020“秀美宁陕生态杯”有奖征文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此项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林业局主办,县文联、县作协承办,是宁陕创建森林城市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奖项设置多,奖金可观,吸引了全国众多省市作者的关注。通过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用行动传播绿色,用行动呵护环境,用行动保护家园,共同建设美好秀丽的新宁陕。

径3米。1976年修建县体育场时,被伐掉一株,留下的这株也许是失去爱侣,便日渐凋零,树冠顶部也已枯败,但仍有少部分新枝生长旺盛,还开花结果。

树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相似相连相通。生在哪里就长在哪里。晒一个地方的太阳,吹一个地方的风,淋一个地方的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长在平原就是平原,长在山间就是山间,无法决定自己该长在哪里或不该长在哪里。树依赖人而成长,人依靠树而生存。有人的地方就有树,有树的地方就有生气,有生气的地方就有许多传承不绝的典故习俗。

其实,树处处供养着人类,那树杆、树叶、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许多是人们生存的珍品。还为我们生存的土地含养储水,输送氧气,美化环境。被誉为西安“后花园”植物“基因库”的秦岭这座山,那些树,整片林,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程。说透了,想明了,人离不开树,树离不开人,人与树总有一丝道不明扯不断的根绊。一些东西高高在上,让人仰慕,让人难以企及。而树非常难得,总是靠得住,总是掌心向下,把根深扎泥土,与我们的血脉贯通。在这里,我不止是感受到树的创造,树的美感,树的品格,树的高寿,还有精神的含量。我是幸运的,想起这些树,就拥有一片森林的富有。人可以栽树,栽下的树都比人寿缘长。树可以利人,荫及子孙数代,成为山野乡村最美的风景。

刘玉莲老人生病被她的侄子送进了县医院治疗。曾鹏知道后,连忙买了些水果去医院看望她。见到曾鹏对自己这么好,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刘玉莲眼睛湿润了。曾鹏说:“好好养病,病好了回家,我还要吃您做的手擀面呢。”刘玉莲点点头。不出差时,曾鹏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医院里看看刘玉莲,同她说说话,跑前跑后买饭、帮忙办理合疗报销手续啥的,刘玉莲把这一切默默地看在眼里。

出院的那天,曾鹏说要陪着刘玉莲在县城转一转,刘玉莲答应了。走在街道上,曾鹏不停地给刘玉莲介绍着县城的情况。刘玉莲说:“坐车就累,太难受,快20年代来县城了,好多的高楼、桥和车呀,变化可真大呀。”是啊,改革开放都四十年了,不仅是县城,农村的变化也很大。

曾鹏请刘玉莲和他的侄子吃了饭,他们就回去了。刘玉莲回去的第三天,驻村第一书记又来电话了,说刘玉莲自己主动要求住进敬老院了。

曾鹏坐在那,又想起难以再有的美味手擀面了。

责编 凌子越 组版 张玲

宁陕四季皆是家,这是我的感知。其实,家在宁陕是一种福气,是一种上苍的恩赐,更是秦岭深处有白云的那种深深地眷恋。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宁陕人,用“爱”这个字来形容对宁陕的这份情怀,我觉得是苍白无力的。我更喜欢用听闻观感这几个动与静搭配起来的字来诠释宁陕人的情感。

宁陕的四季很是分明,这里的万物早就习惯了悄无声息的交替更迭。忽如春风一夜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是诗人岑参的浪漫主义豪情,在宁陕是决然不会发生的。宁陕的春没有丝毫萌秦可言,严寒依旧。季节更迭了,宁陕不像月河川道那里换装上场,冬迟迟不肯退场,春姑娘极不情愿地踩在它的尾巴上,在蔓延悠长的冬的序曲里悄然着。日子就一天天过着,包裹在人们身上的棉衣依然发挥着它的保暖作用。宁陕人都说宁陕的冬天霸道,半年之久的时长让红红的炉火舔舐着寒冷,人们都猫于冬的角落里看着苍劲有力的大山,感念着秦岭的馈赠与宽容。

在人们不经意间,听到草破土,柳发芽的滋滋声,看到桃花开了红了山洼,孩子们大喊着春天来了,咱们去找春天吧。这时,宁陕的春才算正式登场,而冬却执拗依旧。

黑夜和白天的交替在宁陕的春日里,更像是冬春更迭时在较着劲儿,互不相让。早晚温差会让人感受到冰与火的美妙。如果外人这个时候来宁陕,大多数人都会难以接受,感叹秦岭深处的山城气候恶劣。但往往紧接着下一句就会说:环境优美,景色独特,不同凡响,不虚此行。在春日里去平河梁看雪成了外地游人争相追捧的节目,成了宁陕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宁陕人在春冬两季享受着两个世界里的不同风情,盘算着春耕冬藏,畅想来年的希望。

折耳根、竹笋、香椿芽等山野就在此时跳着笑着被摆进了后街,尝鲜成了宁陕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的爱好。面对价值不菲的山野,人们并没有吝嗷。那一道道山野成了普通人家餐桌上的时令。外地人在购买的过程中不忘向摊主寻问做法,摊主朴实地告诉烹调这些美味该注意的事项,如何焯水,如何配料,怎样烹调,说的头头是道。外地人甜甜一笑,说下次还来买。在得知这些山野稍纵即逝,都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外地人大气地撑开了袋子说:再买点。

除过长达半年之久冬的主场外,宁陕的夏日可谓是欢动热情的。五一开始,宁陕这座小城就进入了双手拥抱五湖四海的时光了。东南西北奔流而来的人们把一座小城挤得热闹非凡,舒适的宾馆饭店里人满为患,小城一下就像烧开了的水沸腾了起来。南来的北往的人们,或行走在苍龙峡的静幽秘处,享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拥起一捧清泉,像血一样流满全身,静静地回味着它的甘甜;或踩着五郎步道台阶回望着惊心动魄的历史,驻足冥想;或把自己投入清可见底的河里,感受一番游泳健将的酣畅淋漓;又或者乘坐在漂流艇上,挑战一下激流中的刺激和心跳。这时的宁陕也是最为丰富的宁陕,各色山货土产相继入市,香菇、木耳、蜂蜜、豆干成了这些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抢购的物品。土豆变成了糍耙笑呵呵等着人们享用,游人乐了,宁陕人笑了,荷包慢慢就鼓了起来。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使得家在宁陕的人明白,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到了满山红叶的季节,宁陕人迎来了丰收。山果子飘香于山城的大街小巷,让人的脚像焊在了地上,挪不动一步了。本地的水稻迫不及待的脱离稻穗,清香的大米沁人心脾。一盘腊肉炒粉皮子,一碗小葱拌豆腐,一盆子木耳焖土鸡,几盅包谷酒,人们的脸早就霞彩满天了。外来的客人被宁陕人的热情打动,满面红光的大声嚷着:我要把家安在宁陕……

宁陕人是听着泉水叮咚长大的。宁陕的河流遍布大大小小的山涧沟岔,每条小溪河流都是秦岭深处里的一首悠扬的歌。它们奔流不息的歌唱着宁陕,歌唱着宁陕的未来,见证着宁陕的变迁,它是宁陕人最为清澈的写照。它流过宁陕的四季,流在宁陕人的心里,它真诚地笑着说:来吧,宁陕四季皆是家。

张星

老屋

宋显云

老屋是爷爷手中的基业,老屋建于何年何月,是我不得而知的,我只记得爷爷从这里老去,我在这里长大,它承载着我们祖孙三代的繁衍生息。

老屋场名叫狮子凸,一个八亩见方的土丘,远远望去,像个狮子,也许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过谁也说不清,如果别人说到狮子凸,就知道是去我家了。

老屋只有五间不大的青灰石板房,一园竹林环绕而生,土地庙立在房屋左侧的山垛上,院落前后种满了柿树,几棵老女贞代表着老屋曾有的苍桑。

屋场西侧有眼泉,是从后山的石崖里流出的,泉质清冽甘甜,滋心爽口,终年潺潺,长流不息,不受季节雨量的影响而干涸暴涨。相反,水却反着季节冬暖夏凉,冬季来临时,近远的妇女都大老远地赶到这里,一边偏着闲话,一边搓洗衣服。

童年栖惶而过,我从老屋里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老屋也在岁月的磨砺下日渐衰老。颓败的屋檐上,长满了青苔,就连门前的两棵老柿树,也老得残枝败节了。老屋老了,就像我老去的爷爷,在风雨侵蚀中催白了容颜。

我读书毕业后,对于老屋,一次次的走进,又无数次的离开。在来来去去中,我走过了二十八个春秋,这么多年,我的脚印越踏越远,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先是外出求学,接着是外出工作,后又在外嫁他乡……即便是再三计划,每次也是来去匆匆,形同过客。每一次回去,我都会在老屋的前后到处溜达一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可在寻找什么呢?恐怕连自己也不说不清楚……

远嫁后,爷爷、奶奶和父亲相继去世,母亲也随哥哥去了城里生活。我很少有机会去看看老屋了,只是,我会常常在梦里忆起那个熟悉的老屋,我眼角却湿了一圈,老屋里的一切,还一切如故却又变化颇多。我睡过的那个土炕,亲手栽下的桃树,和玩伴打闹戏斗的草坪,还有屋西头的那口老井,都让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深浓的感动。情不自禁地躺在土炕上,儿时一家五口挤在这张土炕的那段贫寒却又温暖的生活在眼前浮现;那颗亲手栽下的核桃树已经长到桶口那么粗;那片记忆中我们翻滚过无数次被压平的草坪却长得很高很深,只留下了一条窄窄的几乎没有脚印的小道。只是,在这片深草边,多了三堆坟土,他们是那么安静地,默默地永远守望和陪伴着老屋……

离开老屋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洒落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对着老屋深深地道,久久地挥了挥手……老屋的每一寸土,每一根草、每一片瓦,都留给我深深的眷恋。骨肉亲情里,老屋,那是我永远的根!

南山有大木

阮杰



家住秦岭南坡,长在山沟野洼,抬头见山,出门入林,自然与树结缘了。记得小时候常以爬树为荣,谁爬得快爬得高就是童年伙伴们心中的“英雄”。正因为我爬树快的能耐,缺粮少吃的岁月,常与同伴一起偷摘别人的家的桃子、杏子和李子,只选最大最艳的桃,直叫同伴们嘴馋。六十年代初,我家从秦岭北坡迁到南山,感觉真是两个天地,那满眼的绿直叫你发迷糊。除了田地之外,山上、河边、荒滩、崖缝处处能钻出树木来。当地人讲:“咱这山里雨水多,树跟娃一样不愁生不愁长。”

记忆中,村子河边最多的树便是柳树,几乎每个庄户人家门前河道里,抬眼时所看到的,就是这种树了,而且都是老树,也不知它们长了有多少年了。这些老柳树不似我们如今在公园里、在人工湖畔看到的那随风摇摆、婀娜多姿的垂柳。而是那种树身很大,树枝依然粗大的老柳树。几乎每一个树冠上都有被砍过的痕迹,那些长到有胳膊粗的枝条,很少有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都会被砍下来做了檩或菜墩,不能当檩做凳子的,也被劈成烧火柴。

每到黄昏,炊烟飘渺时,一大帮孩子都会涌到河湾里,有的爬树折柳枝,有的挑选最好的柳枝做柳帽,有的动手做柳哨儿。不多时,便会有清亮的柳哨声此起彼伏,响彻在初春的河湾里,那才解冰不久的河水便携了这春的音符,跳跃着

远去。从那时候起,柳枝在我的眼里是极美好的事物了。记得初读古诗词里看到的纤纤柳枝总是牵着离情别绪,演绎着阳关三叠。究其原因,或许是柳枝的纤细柔长跟人们离别相思感情的缠绵有相通之处。其实是因为“柳”与“留”谐音。所谓折柳赠别,表达的是一种依依不舍、竭力挽留之情。

在南山最受人们敬仰爱戴的要数松木了,他不仅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不裂不变形而且木质细,做出来的家具表面光滑,木纹清晰可辨,具有装饰效果,倍受人们的青睐。然而人们更敬佩的是松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此,每家每户盖房做家具,大都用这种木头。史书中有记载:“秦岭穹谷中的幽林以及那些名贵的林木,都受到重视,时自南北朝末叶,盛况依然。重要的树种有檀、松、柏、栎、漆、樟等,秦岭北坡和南坡的森林仍相媲美。各地森林都较繁茂,从山颠直到山下连绵不断。”当时山上树种繁多,百木争春,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嶂,由山下望上“林霭阴,朝曦阴升,仍若昏夜”(《金唐诗·望南山》),到北宋时,终南山的大木翠竹和山下幽谷中的林泉胜景,还都脍炙人口。

解放后的一些年份,山民曾以砍树为生,县财政也被称之为“木头财政”。由于过份的砍伐,造成后来“8·29”、“7·19”等多次洪涝灾害,田冲家毁人亡。人们从此真正悟出人与自然相处,“树随人愿、人愿



弄。”曾鹏笑着对刘玉莲说。刘玉莲把劈好的柴火,整齐地堆放在屋檐下。

劈了一个多小时的柴火,刘玉莲就让曾鹏歇着,又要去给曾鹏端水杯,曾鹏忙将水杯拿在手中,又坐下和刘玉莲聊天。刘玉莲夫妻膝下无子女,8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就剩刘玉莲孤零零一人。国家的好政策,让刘玉莲被评为五保贫困户。因为夫妻感情好,每个月都要去老伴坟前看看,加之这房子是夫妻俩永远的回忆,因此,刘玉莲就是不去敬老院。

眼看中午了,刘玉莲要让曾鹏在家里吃饭。曾鹏说去村委会还有事,下次来吃。刘玉莲见曾鹏推辞,也不再勉强。曾鹏用刘玉莲手机打给自己,存下了号码,又把自己号码存到老人的手机上。曾鹏又将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刘玉莲,叮咛她有什么事给自己打电话。

“刘玉莲那个人挺好的,虽说无儿无女,但没啥怪脾气,没看到和谁争个嘴吵个架,就是多少人去做了工作,无论是谁,哪怕说得天花乱坠,她就是不去敬老院。有些影响村上的脱贫工作啊。”说到刘玉莲,村干部对曾鹏说。

每个周,曾鹏都会给刘玉莲打个电话,刘妈,刘妈的叫着,和刘玉莲说话。

第二次去刘玉莲家,曾鹏又帮着刘玉莲劈了些柴火,将院子边几块滑落的石头

码好,又把去厕所路两边不平的地方清理了一下。

刘玉莲用一种爱怜的目光看着曾鹏说:“今天要在家吃饭呀,可别嫌弃呀。”“怎么会嫌弃呢。”“那就好,那就好。”刘玉莲见曾鹏答应在家吃饭了,笑眯眯的,很高兴:“你想吃啥?”“吃啥都好。”曾鹏说。刘玉莲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缺吃不缺喝的,我给你做擀面吃吧。”曾鹏说:“好好好。”小时候,改革开放没几年,生活条件不好,缺吃少穿的,但母亲做的手擀面,就是记忆深刻的美味佳肴。

刘玉莲和面时,曾鹏就帮着生火。做臊子的食材,和小时候的记忆差不多,鸡蛋、肉末、白菜、葱等。曾鹏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刘玉莲和面、醒面、做臊子、擀面、烧水、下锅、装碗,又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久违了的美味,曾鹏吃了个滴汤不漏:“真好吃。”刘玉莲看曾鹏吃得香,说:“下次还给你做呀。”时光就这样慢慢流逝,曾鹏与刘玉莲越发的亲近。曾鹏听村干部说,刘玉莲对外说自己有个警察儿子。曾鹏听了微微一笑。

下午上班,刚进办公室,曾鹏接到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同事电话,说刘玉莲和别人吵起来了,情绪还很激动。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上级检查时,一村民对

钟帆

手擀面(小小说)

陈明安



曾鹏在外办案一个多月回来,获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有了一个帮扶户。

局里组织去村里开展工作,乘坐的车行进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帮扶的村子。曾鹏的帮扶户叫刘玉莲,67岁,五保户。曾鹏看到刘玉莲和母亲的年纪差不多,就喊刘妈。刘玉莲见身穿警服的曾鹏喊自己妈,很乐意,给曾鹏端个凳子让他坐,又忙着给他倒水。房子不大,家里摆设陈旧,但如她的穿着一般,处处干净利落。刘玉莲身体还好,养了十几只鸡还种了点菜。

按说,像刘玉莲这样的五保户,应当住进敬老院,但刘玉莲无论谁来做工作,就是不去敬老院,就要待在自己的屋里。

曾鹏坐在刘玉莲的跟前,初春的暖阳照在身上,甚是舒服。曾鹏简单地把自已的情况和来意向刘玉莲做了介绍,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多说了两遍。刘玉莲说:“记下了,记下了。”曾鹏看着刘玉莲,这个和母亲一样有着辛苦劳作经历的老人,心里不由得想起了母亲。

和刘玉莲说了一会儿话,曾鹏从屋里拿出斧子,就要帮刘玉莲劈柴。刘玉莲也不拦,去给曾鹏的杯子添满了水。刘玉莲看着曾鹏,那种目光是慈爱的。

“这柴火是我侄儿帮我从山上给弄回来的,最近出门去了,没在家,细小的我还能收拾。”刘玉莲对曾鹏说。“以后,我帮你